



北国之森 2

BEIJING
ZI SENG



南风不至

顾苏

正义无声，信仰有爱
念你成疾，南风又起

她孤勇缉凶，他潜心卧底
他们关系冷淡，他们势均力敌

恩爱 / 智斗 / 浪漫
律所新人 × 警界精英

是恋人，久别重逢，生死相依

北国之森 2

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北国之森. 2, 南风不至 / 顾苏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 9

ISBN 978-7-5500-2425-0

I. ①北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4642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：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E-mail bhzwy0791@163.com

书 名 北国之森 2 南风不至

作 者 顾 苏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李梦琦 李 瑶

特约编辑 廖晓霞

封面设计 刘 艳

内页设计 米 粧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202千字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425-0

定 价 29.80元

赣版权登字：05-2017-373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• 001 • 楔子

• 003 • 第一章

我答应你迷雾散尽以后，我就启程

• 023 • 第二章

远方的山影吞没了你，把我的双眸遮掩

• 045 • 第三章

我独自走在陌生的涧谷，听见昔日哭在

• 067 • 第四章

遮盖在坟山上的是青色的荫，墨色的翠

• 093 • 第五章

喜欢是乍见之欢，爱是处久不厌

• 111 • 第六章

将昔日层层包裹起来，记忆却日渐晶莹光耀



目 录

Contents

• 137 • 第七章

梦未醒，夜是带泪的月华

• 159 • 第八章

我们置身在极高的两座山脊上，遥遥的彼此不能相望

• 179 • 第九章

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，却忘了是怎样一个开始

• 201 • 第十章

所有的故事都已成型，而结局尚未来临

• 225 • 第十一章

南风不断袭来，而我久候不至

• 241 • 番外篇

• 264 • 后记

致我的小仙女们





苏零走后，苏琦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

长到她很久都不愿意从梦中醒来。

梦里，苏零骑着他那辆高低摩托车，戴着黑色皮手套，依旧是那副放荡不羁、冷酷得不可一世的样子。

她曾经为了他去打架，背弃自己的朋友，她那么努力地保全他，只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那么一个人，是她拼尽了全力想去保护的。

尽管在冷风中，他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姐，就算我死在外头，你也别管我。”



我答应你迷雾散尽以后，
我就启程

[1]

夏日的午后，正朗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紧紧闭着，苏琦趴在前台的桌子上，空调有气无力地吹拂着，有呼啦呼啦的风轻拂着她额间的碎发。

苏琦睡得并不好，眉头紧锁，总觉得有人在她耳边哭泣呐喊，真实得让人心悸。

“苏琦！跑，快跑！”

仿佛是在人声鼎沸的机场里，盛夏奋力地推开身边几个黑衣男人，歇斯底里地哭喊着。

可惜苏琦在前面跑了没几米远，就被那些人给制伏了，并且想把她往机场外面拖。

盛夏跌跌撞撞追过来，死死抱着她拽着她，却一次又一次被人拉开。

她冷眼看向盛夏，用几乎没有温度的声音问：“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，是不是你告发我的？”

她看见盛夏咬着牙红着眼，颤抖着双手被人从她的身上拽开来。她看见自己像条死狗一样被人拖走后，盛夏伏在地上哭，逐渐缩小成一个不可见的光点。

苏琦皱着眉，换了一个方向枕着胳膊接着睡，却又跌入另一个阴森冰冷的梦境里。

江逸西装革履，穿得就像个衣冠禽兽似的，拿着小刀在她面前踱步，又慢吞吞地比画。苏琦知道，他一向是个斯文败类，是商场上一匹杀人不见血的狼。在对待不听话的人和事上更是锱铢必较，誓不罢休。

那把小刀在江逸细长的手指间游走，又贴着她的脸摩挲。

刀片异常冰冷地贴在她右边的脸颊上。

江逸戴着那副金丝眼镜，儒雅得像个绅士一样，扯出一丝笑容问她：“来猜猜看，背叛我的女人，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”

苏琦咬牙不语，她曾经见过江逸是怎么整过背叛他的人的，那人的后果她连想都不敢去想。她想后退，但双脚死死定在那里，就是不动。

江逸又笑：“欺骗我的人，又是什么下场？”

苏琦仍旧是那副倔强样子，仰着脸闭眼说：“伸头一刀，缩头也一刀，要杀就快，千万别手软，否则我会看不起你的。”

江逸从来不是一个迟疑的人，听完后虽然默默地在心里赞叹眼前这个女人的狠劲，却也手起刀落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有刀片划过皮肤，溅起点点猩红。

一阵寒意闪过，苏琦打了一个寒战，彻彻底底地醒了。

她下意识地看向手机，现在只是下午两点十五分，离下午上班还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。

苏琦浑身都裹了一层薄汗，连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珠。她起身想去洗手间洗把脸，刚把厕所隔间的门关上，外头又响起了噔噔噔的高跟鞋声。

一股浓郁的香水味扑面而来，苏琦忍不住捂住了口鼻，可外面两个

女孩子的对话还是一字不落地钻进了她的耳朵里。

有把绵软的女音在外头娇嗔：“你说那个新来的前台，怎么拽得二五八万一样？好像谁欠了她钱似的，整天笑都不笑一个，那脸臭得……啧啧。”

另外一个人嗤笑着说：“你也不看看她身边整天围着的那群狂蜂浪蝶，哦不，是那群眼里闪着精光的狼，有事没事都去前台转悠一下，都想着怎么把她剥皮拆骨，吃入腹中呢。”

“我看她不是还挺有背景的嘛，还是章律师特招进来的，我看八成是……”

后面的那句话拉长了音，两个人估摸是对视了一眼，又捂着嘴心照不宣地笑了。

绵软声音的那个人继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外面排队想进我们律所实习的，就算是做前台的名校生都多了去了。可她呢？别说大学本科都没有，连高中还是肄业的，也不知道章律师看上她什么了，居然把这种人给招进来了。枉费我还一直暗恋章律师呢，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，被个狐狸精迷得什么都不顾了。”

“也亏得她手段好吧？”

“我倒是听说，她原来好像在某间酒吧做过陪酒女，还是一个女混混，屁股后头一堆人琦姐、琦姐地喊着，还混得风生水起呢，都不知道在外面得罪了多少人。”

“难怪了，长得倒是一副狐媚的样子，可惜啊，脸毁了，再怎么蹦跶也没用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最末间的女厕所的门突然被人猛烈地撞开了。

苏琦一脚踩在门背上，双手抱臂，盯着外面那两个女的，不紧不慢

地说：“以后想说我什么坏话，不用隔着门板，可以直接告诉我。”

这一下倒是真把洗手间里搬弄是非的两个律师助理给唬到了，脸上一下白一下红的，煞是精彩。

她们是怎么也想不到，光天化日的，居然说什么来什么，还碰到了这尊瘟神，真是倒霉透顶！

寂静又凝固的空气里，两人中的一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另一个律师助理梗着脖子，在苏琦杀人的目光中异常艰难地辩解：“我……我们又没指名道姓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说你？难不成你自己还想承认……”

兴许是觉得自己说得有几分道理，那名留着褐色长发的律师助理抓住了这个点，死命地发挥，仿佛这样就可以把眼前这个女人踩在脚下似的。可就在她十分兴奋地辩解时，衣领却一不留神地被疾走过来的苏琦给扯了起来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”

那个像小鸡崽一样被苏琦拎起来的褐发助理声音高了八度，而另一个呆愣着，像是吓傻了，睁大了眼睛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苏琦板着脸，一言不发地拉着褐发助理来到了洗手盆前，一只手压着她的头，又腾出另一只手扭开水龙头的开关。

水哗啦啦地流淌出来。

水温很凉。

苏琦毫不留情地把那个褐发助理的整个头顶压在了水龙头下，任凭水流哗啦啦地冲过了她的衣领，漫到了她的颈间。

“你干什么？啊啊啊！”

厉声的尖叫声中，褐发助理疯了一样地用脚踢着苏琦，苏琦却像是



脚下长了根似的，任她踢踹，挡也不挡一下，反而更紧地钳制住她。

“水溅到了我的眼睛！曼妮你在干什么，还不快来帮我！”

褐发助理觉得挣脱无望，又去找帮手。另一个律师助理曼妮这才回过神来，七手八脚地拉着苏琦，想把她从洗手盆前拉开。

苏琦眼睛都没抬，只冷冷地瞥了曼妮一眼：“你碰我一下试试？我让你也尝尝这滋味。”

曼妮竟然真的信了苏琦的话，战战兢兢地站在原地，只怯生生地说：“苏琦，你这样也太过分了，我们又没把你怎么样？你……你快放开她吧！”

那名褐发助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她的脸上和衣领上全溅到了水，又呛了几口水，连挣扎的力气都小了很多，伏在洗手盆前面委屈地嘤嘤哭地哭了起来：“呜……你太过……分了……”

苏琦只用一只手制住了褐发助理，又用眼冷冷地扫过她们两个人，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情。

“你们两个刚刚只有一句话说对了，我是个在外面混的人，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了。当然，也不在乎多得罪几个。”

说完，她松开了制住褐发助理的手，对方身上甜腻的香水味和一层厚厚的粉底触感让她觉得腻味。她像是躲瘟疫一样扯了几张纸巾，拭干净手上的水珠。

不过半分钟时间，那褐发助理已经哭成了泪人，脸上妆也花了，头发也全湿了乱了，衣服领口更是凌乱一片。她再转过头看看镜子里自己的样子，哭得停都停不下来，伸手指着苏琦，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发抖的声音说：“苏琦！你给我站住，我要去告诉主任，我要去找章律师，我要让他们给我做主！”

曼妮也拉着褐发助理的手，附和着：“对，我们去找主任，把她给赶出正朗！”

苏琦走出洗手间的脚步顿了顿，勾了勾唇笑了下，只鄙夷地丢下了一句话就开门走掉了。

她说的是：“出了事只会找人告状，我在外面混的时候，你们怕是还在家里没断奶。”

门被推开，关上。

门里的褐发助理哭得更凶猛了。

她根本就没弄明白，自己堂堂的律师助理，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前台弄成了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？

[2]

午休后，那个叫郑丽娜的褐发助理果然不辜负苏琦的评价，在刘主任的办公室里又哭又闹地逗留了大半个小时，红着眼睛走出来的时候，还特意到苏琦面前耀武扬威了一番。

郑丽娜把7cm的高跟鞋踩得咔咔响，活像要把苏琦踩在脚底下发泄似的。那神态动作活生生像是在说：不把你赶出去，我郑丽娜以后就不姓郑了！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一会儿这件事已经闹得整个正朗律师事务所的人都知道了。平时围在苏琦身边的男性生物全没了，女同事一个个像躲什么似的和她隔了一大段距离说话，仿佛和她说话就会被传染了似的。

苏琦倒觉得这样真是好，耳根清净不少。

谁知她刚把手里的《刑事诉讼法简析》翻过两页，章律师就从办公

室里走了出来，在她桌子上叩了两下：“苏琦，麻烦你进来一下。”

苏琦放下书，跟着章律师走了进去，脸上淡淡的看不出什么神情。但是看在别的同事眼里，倒像是个视死如归的勇士一样。

章律师的办公室门关上以后，一堆人在后面观望着，又七嘴八舌地谈论着：

“你看她这次进去，是不是凶多吉少了？”

“行了，你还舍不得你女神了？”

“唉，我这不是可惜我们律所好不容易来个模样周正的……”

“我说你是这辈子没见过美女吗？就她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，你们也跟苍蝇似的围上去？”

郑丽娜环抱双手，一副看好戏的姿态，喝了一口咖啡说：“曼妮这句话说对了，苍蝇不就喜欢围着那什么转吗？”

那男同事受不了了，耸耸肩说：“随便说说就行了。人家就是脸上再多两个疤，也比你们一脸的玻尿酸强啊！我说你们这群女的，醋味也太重了不是？酸，也太酸了！”

[3]

门外的人吵得热火朝天，门里倒是挺安静的。章律师的办公室很宽阔，休息区里摆着一张大按摩椅，落地玻璃望出去景色怡人。

办公室的两面墙上都摆着厚重漆黑的大书柜，里头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的法律书籍，还有一些是全英文的，苏琦翻开看也看不懂的那种，字全像蚯蚓一样蜷缩着，密密麻麻的，看得她头皮发麻。

苏琦从不觉得自己是读书的料，要不是因为苏零的事，她这辈子都不想和法律扯上什么关系。

章律师走到一面书柜前，抽出来两本书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抽出了一沓文件说：“上回给你的书看完了吗？这两本也很适合刚入门阅读。还有这是我手头的几个同类型案子，你有空也整理一下，有助于了解和加深记忆的。”

苏琦捏着那两本书和一大沓资料，默然无语地翻了翻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之前那本我还没看完，太深奥了。”

章律师这才从繁重的卷宗里抬起头来，看着一本正经的苏琦，眉眼舒展开，忽而笑了。

“不懂你也可以问我啊。”

问？苏琦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问了也是白问，她压根儿就不是读书的料。

苏琦又百无聊赖地翻了几页，实在头皮发麻看不下去，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好，索性站起来说：“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。”

“等会儿。”

苏琦回过头，才听见章律师在问她：“我这周都还有哪些预约？”

苏琦一时头脑空白，没想起来。她抓抓头发，口干舌燥地说：“我沒想起来，等会儿看了备忘才能告诉你。”

“嗯，好的。”章律师双手横握，放在桌上，“没什么事的话你可以出去了。”

苏琦走了几步，刚想扭开门把手，又踱步回来。

其实她一直就是个心直口快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心里藏不住事的人。

她从未改变过。

苏琦说：“章律师，如果你觉得我留在这儿压力太大，其实我可以走的。”

“你怎么会这么想，就因为郑丽娜的事？”

苏琦没开口，但也算是默认。她就知道章律师是知道这件事的，但他就是不说，等她开口。章律师的胸有成竹和不紧不慢，和她的急躁简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苏琦有点儿自惭形秽了。如果想弄清楚苏零的事情，她这样怎么行？

章律师可没参透苏琦的心理活动，他放下手里的钢笔，把身体靠在椅背上，怀抱双臂，用审视的目光一寸一寸地掠过她脸上的伤疤。

她本可以听从他的建议，把这伤疤遮掩掉，但她没有，每天顶着这疤痕上班，我行我素。她是一个太自我张狂的人，从他认识她的时候就是。

章暮飞轻轻地吐出一句：“苏琦，你原来可不是一个在乎别人眼光的人。”

苏琦听完居然有点儿想笑：“我不想拖累你。”

她打从心眼里觉得章暮飞是个好人，她不能害了他。

“如果你想说郑丽娜的事情的话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她已经被正朗正式解雇了，但她的事情和你无关。第一，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言行，嘴碎又胡乱猜忌别人，那么她也当不了一个好律师；第二，我们律所也不需要这样的人。”

章律师不愧是个名律师，分析起事情来头头是道，寥寥几句就已经把苏琦给说服了。

但她还是坚持：“我教训了她，我觉得我也应该走。”

章暮飞哑然失笑：“就这么着急摆脱我们律所？你不想弄清楚你弟弟的事情了？”

苏琦有点儿脾气了：“章律师，你这是激将法。”

“你已经想放弃了，不是吗？”